

文化中国行
多彩贵州文化新风采

27° 黔贵 视线

王阳明通过讲学,在贵州培养众多王学弟子。图为王阳明雕像。 杜立勤 摄 (影像贵州)



《王阳明历史故事集》
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吴蔚 摄

以故事为桥，让阳明文化走进大众

《王阳明历史故事集》首发分享会侧记

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黄若佩

5月27日，贵阳市修文县绿意葱茏，中国阳明文化园对面的印象阳明书店内，书香氤氲。由贵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、孔学堂书局主办的《王阳明历史故事集》首发分享会在这里举行，来自省内外的专家学者、出版界人士与读者齐聚一堂，共话这本通俗化阳明文化读本的价值与意义。

据了解，该书由孔学堂书局出版，入选贵州省作家协会2025年“四大文化工程”主题文学作品扶持项目，是省“四大文化工程”的建设成果之一。全书27万字，以116个故事串联起王阳明一生，着重讲述其坎坷仕途、人生历练，重点刻画被贬贵州龙场期间艰苦求索、静心参悟，实现龙场悟道的传奇历程，生动还原他讲学施教、教化乡民、传播学识的过往事迹，深入浅出解读心即理、知行合一、致良知等核心思想。

“这本书我没讲阳明心学，只讲了王阳明的故事。”分享会上，该书作者、修文县政协副主席、贵阳市文联副主席李小龙分享创作思路，他表示，写一本严格依据文献的阳明故事集，让普通读者也能读懂，是他的一个夙愿。“书中素材全部来自文献和正史，没有编造，也没有加工。我多方搜集了贵州、绍兴、吉安等地的文史资料，遵循‘谁在前、谁更可靠’的比对原则，每个故事都有文献出处。”

“这本书让阳明精神实现了中性化、普及化。”贵州省文史研究馆原馆长顾久评价道，当下阳明文化传播存在几种倾向：有人将其政治化，有人将其宗教化，不少企业家把它当作成功学，更多时候则是学术化、经院哲学化。在他看来，这本书的价值就在于做减法：“讲故事是最简单的事，它让所有这些‘化’都变回了一个简简单单、平平凡凡的故事。阳明文化推广要完成‘三个走进’——从书本走进生活，从精英走进百姓，从古代走进当代，而讲故事就是一座连接的桥。”

为什么只讲故事，却能通向心学？交流环节，多位学者从不同角度给出了回答。

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荣誉院长张新民从儒学脉络切入，指出阳明心学强调，心、事、理合一，事中有理，理在事中。“道理就像盐溶在水中，看不见盐，但能尝到盐味。把事实讲清楚，道理自然显现。”他认为，该书系统梳理了王阳明的人生事实，为读者理解心学提供了可靠入口，并呼吁多讲有根据的好故事，“从先贤到当下，从国家大事到个人体验，都要追求事实真相”。

贵阳学院原副校长王晓昕认为，该书是“草根式”研究的成果。作为贵州阳明学研究的第三代学者，李小龙用讲故事的方式传播阳明心学，“不光是研究，更是既做事、又行动”。

贵州省儒学研究会会长、贵州大学图书馆馆长黄诚则以“以事见理”概括该书价值。“著作从阳明的生命成长写到临终遗言，展示了一位先贤完整的成长之路。只有把‘事’弄清楚，‘理’才能开显出来。”他表示，该书兼具通俗性、故事性与思想性、系统性，是走进阳明心灵深处的优秀普及读本。

这种“事上磨”的功夫，同样体现在出版过程中。孔学堂书局常务副总编辑张发贤介绍，书局自2019年策划《阳明文库》以来，已出版近40种阳明文化相关学术著作，但面向大众的普及读本一直是空白。编辑过程中，团队对照《阳明年谱》等权威文献逐条核查，与作者反复磋商、共同打磨，确保了内容的严谨性。

分享会上还播放了3位专家推介视频。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董平评价，500多年前王阳明在龙场悟道，从此成为贵州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之一，用通俗易懂的方式重新讲述这些故事，本身就是对阳明思想的一种新的诠释，是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一次有益实践。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郦波称赞该书“为心学文脉传承再添薪火、厚植根基”。中央党校（国家行政学院）文史教研部教授王学斌则认为，作者的长期坚守体现了“土生土长的贵州人对阳明先生的尊敬与精神延续”。

活动当天，李小龙向贵州大学图书馆、贵阳市作协、贵阳市阳明文化研究中心等单位赠送了新书。

从文献考证到故事呈现，《王阳明历史故事集》为阳明文化提供了一条可感可触的路径。正如书封上所题“人须在事上磨，方能立得住”，讲好先贤在事上磨炼的故事，让读者在阅读中感受阳明心学的温度，正是这本书的意义所在。



分享会上的交流环节。周尚明 摄

从五个维度再探屯堡文化的研究推广

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黄若佩

5月23日，“五个维度看屯堡文化”主题讲座在贵阳孔学堂举行，贵州文史馆一级巡视员胡吉宏从旅游学、历史学、文化地理学、民族学、人类学五个学科交叉视野，从“五古论、活态史诗论、种子论、根性论、元文化论”五个维度，系统阐释了屯堡文化的形态特征、传承机制、文明定位、族群逻辑与时代价值。

讲座伊始，胡吉宏从历史源流切入，介绍了屯堡文化的背景。明洪武十四年（1381），朱元璋派兵挥师南下平定云贵，数十万大军就地戍边屯田，开启了明代西南大规模军事移民。这些来自江南、中原的军士及其家眷在云贵高原构筑屯堡聚落，600多年来坚守语言、服饰、建筑与习俗，在多民族环境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现象。“屯堡文化是传统文化的生活形态。”胡吉宏总结道。

核心论述环节，胡吉宏以层层递进的逻辑展开五个维度的分析。他从旅游学视角切入，提出“五古论”，提炼“大明古风、江南古韵、石头古堡、民间古艺、美食古味”五大文化符号体系。回顾2016年在安顺推动文旅融合的工作实践，他坦言：“要让游客留下来，文化是留心的，美食是留胃的，气候是留人的。将厚重文化资源转化为可触可感的文旅产品。”

从历史学视角出发，胡吉宏提出“活态史诗论”，认为屯堡文化是“600年未曾中断的活态生活史诗”。“它不是静态展示，而是有烟火气的。”他表示，屯堡人在时间上一脉相承、在空间上活在当下，节庆仪式、宗族伦理与日常生活本身就是传承，“活在日子里，文化才不死。”

讲座中论及的“种子论”，引起了现场观众的

广泛关注。胡吉宏把屯堡文化与敦煌文化进行跨时空对比，认为是“中华文明双种子模型”：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“开放融合之种”，屯堡则是云贵高原上的“原态固守之种”。两地同源于国家大一统战略，却形成迥异的精神气质。“敦煌面向西域、包容万象，屯堡内敛坚守、保存本真。一南一北、一融一守，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边疆叙事的图景。”他说。

“根性论”则从民族学视角阐释了屯堡人的生存智慧。结合费孝通“多元一体”理论与巴斯“族群边界论”，胡吉宏提出，屯堡人以文化认同构建柔性边界。“腔口对，就是自家人”，屯堡人以方言、服饰、信仰凝聚族群；保持文化主体性，坚守礼仪传统、文化本真；秉持和而不同理念，与周边民族互助互尊、交融共生。“‘守得住根、融得进群’，生动诠释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。”

最后，“元文化论”将思考引向哲学层面。胡吉宏认为，屯堡文化保留着敬畏感、意义感、仪式感与本真感。“技术在疯狂发展，但人最根本的感情是变不了的。”在他看来，AI时代更需要这种“元文化”为现代人提供反思技术理性、回归精神家园的参照。

现场互动热烈，一位从安顺专程赶来的观众感慨，讲座让她深刻感受到屯堡文化的厚重底蕴，并希望进一步探索屯堡文化与纪录片传播、康养旅居产业的融合路径。

屯堡文化等历史文化研究推广，是贵州省委部署的“四大文化工程”之一，钱理群等学者多次呼吁构建“屯堡学”学科体系。胡吉宏此次梳理的五个维度的框架，是对这一命题再深化与拓展的尝试。



始建于明初“湖北征南”时期的普定县马官镇下坝屯村，保留着600余年的屯堡文化印记。

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吴蔚 摄

人物专访

导演饶晓志：寻找希望之光，照见小人物的灵魂与温情

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赵相康



电影《长夜将尽》剧照。资料图片

斩获第27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评委会大奖、最佳女演员奖的现实题材电影《长夜将尽》不久前来到贵阳路演，贵州籍导演饶晓志以监制、领衔主演双重身份回到故土。从《你好，疯子！》《无名之辈》到《万里归途》，再到此次以银屏首秀主演《长夜将尽》，饶晓志始终以小人物为创作锚点，在戏剧与电影、商业与艺术间走出了极具辨识度的成长之路。

从戏剧舞台到银幕首秀的自我突破

饶晓志1980年出生于贵州桐梓，他的艺术种子，深埋在贵州的土地里。戏剧是饶晓志踏入艺术领域的起点，也是他创作的初心原点。“我以前在贵州开始学表演，这次以演员身份回家乡，像是回到了艺术之路的起点。”在《长夜将尽》路演现场，饶晓志谈及此次跨界主演，坦言这是一场“可遇不可求”的契机，也是他埋藏多年的演员梦终于落地的时刻。

最初饶晓志仅以监制身份参与《长夜将尽》创作，在剧本打磨阶段就与马德勇这个角色深度绑定。当导演王通递来主演邀约时，他心底的演员梦被瞬间点燃，可心动之外，是强烈的不安与忐忑：“如果演不好，未来怎么导戏，怎么让演员信服。”

最终让他下定决心的是，马德勇这个角色的独特魅力——他将马德勇形容为“多面体”，复杂、可爱、懦弱又藏着骨子里的纯真，“有机会饰演这样的角色，本身就是一种幸运。”

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后，饶晓志以北漂戏剧人的身份深耕舞台，《你好，打劫！》开创“绅士喜剧”风格，拿到金狮导演奖的奖项让他话剧领域站稳脚跟。戏剧对人物、文本的极致打磨，为他转型电影导演奠定了根基。

2016年凭借《你好，疯子！》闯入影坛，饶晓志确立了关注边缘个体、挖掘人性复杂的创作基调；2018年《无名之辈》成为黑马，让他的小人物叙事彻底走进大众视野。而此次《长夜将尽》的银幕首秀，是他实现从导演到演员的身份切换，也是他对艺术初心的一次致敬。

在细节里沉淀表演功力

真正让饶晓志的表演落地生根的，是他对角色的极致雕琢。

为了让马德勇从剧本走向银幕，他为角色量身设计了诸多仪式感，这也是他多年导演经验转化为表演智慧的体现。他为马德勇设定腿脚不便的缺陷，将其作为角色的束缚与入戏的开关；搭配不羁的长发造型、抽烟时耍帅的小动作，这些细碎的设计一点点丰满了人物形象。

导演王通评价他的表演“不是在表演，只是在生活”，这份真实，源于他从剧本阶段就开始的观察体验，更源于他将自身经历与角色的深度贴合。

在饶晓志的创作体系里，小人物的复杂与矛盾永远是核心。他解读和演绎马德勇的痛苦，从不是刻意展示的悲情，而是生活里不自知的迷茫：“就像生活中的很多人，都在自己的境遇里迷茫，真正的痛苦无需多言。”

表演中他摒弃刻意煽情，用朴素的方式让情绪自然流露，“如果走进马德勇的宿舍，我或许什么都不会说，只是陪他抽根烟就够了。”

影片中狮子的意象贯穿始终，成为饶晓志解读角色的关键元素。在他看来，狮子对马德勇而言只是一场美丽的误会，“他渴望成为猛兽掩盖自卑，可实际上，他只是一只溫柔的羊驼，甚至只是羊驼的饲养员。”这种认知错位，是角色特质，也是饶晓志对当代人精神困境的精准捕捉。

他始终认为，电影隐喻没有标准答案，观众能找到共鸣，才是电影的真正魅力。

从戏剧舞台的荒诞叙事，到电影创作的悲喜交织，饶晓志的创作智慧在作品中充分展示。《长夜将尽》中荒诞幽默与沉重现实交织的风格，并非刻意设计，而是他多年创作习惯的自然流露。“人生不会永远沉浸在一中情绪里，太严肃的表达反而不真实。”他让马德勇带着憨厚的气质，用反差制造幽默，让观众在笑与泪中体会现实的重量，这也是他一贯之的创作手法。

以小人物视角观照现实创作

从《无名之辈》的个人尊严，到《万里归途》的平凡坚守，再到《长夜将尽》的生命叩问，饶晓志的创作始终扎根现实，完成了从个人表达到达时代关怀的进阶。《长夜将尽》以“保姆弑老案”为切入点，掀开养老困境、代际矛盾的现实面纱，将生死命题拉到观众面前，这也是饶晓志监制并主演这部影片的核心缘由。

谈及生死议题，饶晓志直言，当下影视作品触碰这一话题的意义，在于勇敢探讨。他认为，死亡是无法回避的人生课题，与其回避，不如提前探讨、做好规划，他希望影片能让观众重新思考善终的意义，学会尊严、体面地与世界告别，这是对生命的尊重，也是对生活的正视。

作为贵州籍创作者，饶晓志始终将故土作为创作原乡。从《无名之辈》的黔地烟火，到《长夜将尽》的贵阳街巷，他拒绝用地标符号化城市，而是将市井日常、方言气质融入镜头，让土地成为人物命运的载体。在路演现场，他念念不忘贵州的山水与美食，更坚信这片土地的鲜活与立体，是最具电影感的创作土壤。

在他的创作世界里，从来没有惊天动地的英雄，只有在困境里挣扎、坚守、寻找希望的普通人。马德勇如此，《无名之辈》里的小人物如此，每一个被他镜头聚焦的角色，都是时代里的无名之辈。他用影像为这些小人物立传，用荒诞包裹伤痛，用温柔化解沉重，让观众在光影里看见自己，看见生活。

从贵州小镇的追梦青年，到横跨戏剧与银幕的实力导演，再到此次凭借电影《长夜将尽》获得FIRST最佳演员荣誉，饶晓志的成长之路，始终与热爱、坚守、共情相伴。《长夜将尽》不仅是他的表演首秀，更是他创作理念的成熟升华。在小人物的命运里，叩问生命尊严；在现实的困境中，寻找希望之光。未来，这位始终扎根故土、心系平凡人的创作者，还会继续用镜头书写普通人的春秋，为无名之辈发声，为生命尊严立传。